

2021.5.2.

那年，我为他种下一棵小小的柳树，往后的日子，人丁兴旺。

这片南方的土地上，没有横阔的原野，炊烟散去，暮色便坚若冰，而十六年前，他也在这暮色里落入人间。那是北方麦子成熟的季节，他刚结束下地收割，回来时怀中多了一个孩子。他的母亲对她的丈夫说，这是在自家地里发你的，女人生完孩子就晚了，地里还有一串韭菜。丈夫没有说话，含着羊烟，只是一杆接一杆地抽。晚霞在天的那头烧着，他抬着眼望天，那片红色向这边蔓延过来，或是太阳打翻了盛血的火盆，大地万物无不被这来自天上的火点燃，远处的树林张牙舞爪，凶狠地朝他逼来，他的枝丫上一片鲜红，像是要把一切太阳的骨血燃尽。于是那日的原野深深，映在了父亲的眼底，随着并不相系的血脉流入同属于原野的孩子命中。



2021.6.27.

晚自习结束后，外面打球的人基本散去，只剩下操场空空荡荡的寒风。走出教室，埋伏在拐角的风便猛烈地扑向我们。这独属于夜的凉意，吹得脸上的皮肤立刻板结。空旷的操场上，只有台前一盏15W的白炽灯亮着。那风也愈发呼啸，耳畔似有刀刮过般疼，我竖起衣领，感到方才在教室里存在的暖与在一点一点从身体里流失。他站在我身旁，默不作声，我轻轻地挽上他的手，没有抗拒。树杆外的树林在黑夜中笼上一层模糊的晕影，在风中摇曳，有如鬼魅。应该开口吗？我在犹疑，或许现在便是最好的状态，谁也不愿打破这份令人安心的沉默。

回家以后，作业都已经完成。那就睡吧。他拉了灯，轻轻躺在我身边。总是大喘地觉得寒意顺着这层薄薄的被褥侵入我的四肢百骸，将骨头他出洞子的空洞。我将我的感受告诉了他，他在黑暗中沉默。

我们也曾靠着谈天，在冷风纷飞的操场上。



2021-12-26.

圣诞节也去了。突如其来的寒流让整个东京都笼上一层透明的水汽。似乎年年圣诞来临，每个藏在角落里的冬天就会逃窜至人间。真是一个不适合出门的日子啊，尽管昨夜还有红绿的礼灯剩下，也再没兴致去欣赏了。

米津习惯坐在电脑前就是一天，我也少去打扰，躺在客厅的毛毯上，感受空调的暖气拂过周身，想着就这样死去应该最为幸福吧。电视里是某个综艺里的欢笑声，我按下遥控，换成没有画面的音乐频道。很熟悉的曲子，可惜想不起来了。我准备继续换台，这时米津的跟唱声从房间传出，很大声地快乐着。我放下遥控，米津先一步出来，望了眼电视，笑着问我：“是 Butterfly 吗？”

我顿时被重新唤醒回忆。对哦，米津很喜欢这首歌之一。我也笑了，轻轻



抱住他的腰，将头埋在他的胸口，  
感受着热浪阵阵，随着他的呼吸起伏。  
他也蹲下身搂住了我，在他喜欢  
音乐的背景下，在一年的倒计时里我  
们相拥。我甚至带着私心地带起  
头对上他的目光，我相信我们都从  
对方的瞳孔中看到了自己，是否这样  
我们就算在彼此的世界里永存。那么米  
津的想法是怎样？我无从得知。至少  
他纯粹得只害怕爱会消逝，所以  
在我们爱着对方的时候，他通过  
我的幻影感到了爱，这就足够了。  
我愿意给他更多。

擦开他的碎发，我在他的右眼上  
落下一个吻。瞬间我看到他的眼  
瞳里是翻涌起来的色彩，就像他  
第一次在我面前指弹《pandawhen》  
那样，一个渴望爱与缺爱的男孩子，  
在向往之物面前失神。